

人生如旷野

文/钟芳

对喜爱山川草木的阿来而言，走进美丽的大自然，就如同走进了缤纷亮丽的百花园。那些青碧的绿草，那些挺拔的树木，以及那些宁静的湖泊和巍峨的高山，都以盎然的姿态伫立于天地之间。品读阿来的新书《去有风的旷野》，我也渐渐爱上这个灵性十足的大自然。

《去有风的旷野》收录了阿来探访四姑娘山、走进稻城亚丁、攀援大凉山等十个行走往事，十个把心交给旷野的故事。书中，阿来以一个行者的身份，探知着大自然的奥妙，追溯着山水背后的人文风景，有对博物学知识方面的解读，更有对久远历史的深情回望。他曾说，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、深入世界、呈现世界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。

在他的笔下，大自然的美是与生俱来的，它不时随着四季的更替，变幻着绚丽的色彩，以曼妙的风姿，精心装扮着苍莽的大地，呈现出盎然的生机。跳荡的泉水，于“叮咚”作响中，奏响了春的乐章；漫山的野花，在恣意怒放中，倾吐着夏的热情；如霞的枫林，于寒霜阵阵中，彰显着秋的风骨；圣洁的雪山，在澄澈悠远中，叙说着冬的刚强。每一处植被、每一道流泉、每一座高山，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，它们都以各自殊异的表现，在四季的轮回中，迸发出铿锵的生命强音。

阿来以令人惊叹的运笔，尽情描摹着心中的百花园。他从生物学角度对公众进行自然知识的科普，并展开严肃认真的自然生态教育。他讲植物动物、言地质构造、道山川水文，将西南、西北一带的生灵植被，阐释得活灵活现，其身临其境般的叙述令人眼界大开。银桦、桉树、蓝花楹、栎树、水青冈这些高大的树木，鸡枞、紫花碎米荠、川甘韭、牛蒡、唐松草这些鲜香的山珍，梭砂贝母、雪莲、云木香、草乌这些珍贵的药材，连珠成串地将这片大地上的生态美景，一一展示在公众面前。

阿来还化身历史地理学家，流连于杜甫草堂、武侯祠等文化景点，每每以历史人文及自然地理的视角，从文化典藏和乡间俚语等维度，解构着这片人文厚壤和生活在这片厚壤上的风流人物。从他执著的文化追怀中，让我们一睹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段——茶马古道的芳容。那沧桑的驿道，尽管已失却了往日的光泽，但打开记忆的香囊，如烟的往事仍瞬间被激活，仿佛还在光阴的深处，深情叙说着西南、西北连通南亚、西亚的贸易故事。虽然时隔千年，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中国茶叶带给世界的点滴温存。从他略显怅然的书写中，我们仿若穿越到唐之前某一个族群的城市中心，洞悉到文明的薪火正在这片风吹过的旷野默默传承。

这是一次别样的旅行，从现实之境到历史之境。徜徉于这座自然与人文荟萃的百花园里，让我们看到了一处处别开生面的动人景致。在人迹罕至的荒郊旷野，在不曾遗忘的流光岁月，无论是威武雄壮的，还是卑微弱小的，那么多的生命都不惧风霜雨雪，在这片坚实的大地上顽强地生长着，以坚韧的力量，奏响了自然与人文的华美乐章。它讴歌着生命的伟力，颂扬着这片土地上最为隽永的风景，让猎猎的山风吹过浩瀚的旷野，荡去尘世的浮埃，让亲近这片土地的生灵，都能以昂扬的精神状态，活出生命的纯粹与本真。

谈到本书的写作，阿来曾说：“欣慰自己能从浓郁花香中，从风中，聆听到大自然至美至善的伟大教诲。”我也从阿来意蕴深长的文字中，领略到自然的雄奇、历史的宏阔，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徜徉其间，果然不虚此行。

上新

文/张金刚

窗外尚黑，生物钟已催我抬起眼皮。经常关注的全国各大报刊，已陆续上新了电子版。浏览新鲜丰富的资讯、美文，如是品尝一份精神文化早餐，浑身舒爽。“此刻，正是我们余生中最年轻的时刻。听听老歌，好好生活。”钟爱的音乐节目也已上新，经典老歌勾起滋味悠长的回忆，可又分明在“常听常新”中。轻盈的音乐令我的脚步随之轻盈，指引我更加热爱、经营全新的生活。

清晨爬一趟小城南山，成了我每天晨练的固定项目。不少好友欣赏了我朋友圈上新的日出照片后，留言“又是美好的一天”，也决定起床，所以我被人颇有意思地调侃为“南山刚”，更激励了我爬山逐日的热情。南山不大，却林草丰茂，生机盎然。当新一季的秋风日日拂过，令它们上新换作“胜春朝”的模样。百草，枯黄黯淡，点缀其间的野菊，用最明艳、泛清香的黄、白、粉、紫，释放出一生最后的华彩与倔强；荆棘，叶衰枝疏，挺着将落未落的籽与果，在风中摇摆，更显坚韧与风骨；杏槐，叶渐黄透，迎风飘洒，大有纷扬之势，直至树荫彻底被落叶覆盖，空留枝干与其投影高低相对；柏林，虽脂香依旧，却已失了水分，不再润湿，青色、精巧的柏壳，裹着柏籽，缀于枝头或落在树下，终不知被秋风或行人带至何方。

这忽然上新的秋色在我眼中，似乎已不再为其萧瑟而感伤，反倒在为其绚烂而欣喜之余，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我折一枝秋菊，插入瓶中，置于案头；摘几颗酸枣，在酸酸甜甜的滋味中，回忆童年；拣几片树叶，夹于书页，让叶香与书香相互浸润，生出诗行；摘几枚柏壳，端详，惊叹其如何从一颗愣头愣脑的“铁锤”，“嘭”的一声炸开，绽成双层八瓣的“青花”。这只是夏尽秋至，继而秋去冬来的自然嬗变而已。当南山，乃至苍茫大地，皆上新“冬款”，上新冬雪，上新春芽、繁花、新绿……当又是一个完满的轮回，只待将一切交予时间。

人生不同于自然万物，只是单程，没有归途，可也当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乐观与豪迈，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旷达与胸襟，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无畏与坦然不是吗？我在每个清晨，已看惯了草木荣衰、云雾变幻，红日初升、时光如流之后，更加热情奔赴并积极面对人世间时时处处的“上新”。上新，才是永恒的常态。

追求上新，是一种人生追求。抛开每天渴望上新工作业绩不谈，单拿我坚守十多年的写作来说。别看有新文发表，新奖到手，会一时欣喜，可也仅是欣喜一时，继而便沉浸于下一篇文章的灵感偶得、篇章架构、素材撷取、文字推敲之中。我很敬重且视为榜样的一位著名作家，大多时间都隐于乡下田园书院，回归自然，享受生活，潜心创作，沉寂一段时间，必有佳作上新。有人问他：“您最得意的作品是哪部？”他淡然一笑：“我想，应该是下一部。”

遇见上新，是一种人生遇见。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什么，而我愿用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，用一颗向往美好的心灵，去遇见美好的上新。我每天晨练坚持分享美图，为人民送去美好，我更收获了健康与快乐。街边上新了一家早餐店，推出两元自助推销餐，我尝到了美味和温暖。菜市场上新了果蔬，让我感恩于农人的辛勤劳作，感恩于自然与大地的慷慨馈赠。翘首以盼的商城终于上新，瞬时抬高了小城的格调，生活又有了新选择。老朋友走散，新朋友上新，有人携手同行一程，当是人生最美的遇见。走在改造上新的街巷去上班，竟发现两百年古槐下上新了一间小咖啡馆，名字很文艺——不晚。真好，有缘遇见，皆为上新，都不晚。

上新，向上，向新。天气预报明日又是一个大晴天。期待翌日清晨，登南山，看日出，笑迎上新的一天。

芭蕉美学

文/邓清波

中国文人看到芭蕉，就总是会想到雨。“雨打芭蕉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。

中国人痴迷“雨打芭蕉”，到了“偏执”的程度。试看这几句：

移蕉几日费经营，窗外今看绿幄成。
更护残荷三五叶，听他秋雨夜来声。

这是清代文人王文治的诗。诗的大意就是他费尽心思移栽了一棵芭蕉，就是为了等到秋天的夜晚听几声“雨打芭蕉”。

再看下面这几句：

炎蒸谁解换清凉，扇扇摇摇上竹窗。
准拟小轩添睡美，梦成风雨夜翻江。

这是宋代诗人曾协的诗。诗的意思是做梦都会想到“雨打芭蕉”，“雨打芭蕉”简直可治失眠。

但是，真到了“雨打芭蕉”的时候，有些人又受不住了，如这几句：

为爱芭蕉绿叶浓，裁时傍竹引清风。
近来怕听愁人雨，研尽檐前三四丛。

这是宋代进士胡仲弓写的，大意是他本来喜欢芭蕉，可是听不得“雨打芭蕉”的声音，所以又把几丛芭蕉都给砍了，真是何苦来哉！

为什么“雨打芭蕉”会成为中国文人集体的审美意向呢？王十朋这首诗说出关键：

草木一般雨，芭蕉声独多。
主人裁未足，其奈客愁何。

也就是说，芭蕉叶子宽大，落雨时“声独多”，因此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离愁别绪。

蓉园竹林路边，有几株芭蕉。有时路过，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。但见大片大片的蕉叶青翠，阳光透射其上，愈增其绿。明暗交错，光影斑驳，如梦如画。

其实，并不只是“雨打芭蕉”才美，阳光下的芭蕉也别有一种美丽，而且更美得明媚，美得开朗，不似“雨打芭蕉”那样一味让人愁苦。

生活中有些事物，不能总是只用一种心情去看，换一种心情看看，往往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，关键就在于努力让自己变得可爱、变得美好。只要自己是美好的，那么不论外界是雨是晴，我都有我的美，正如：

秋来芭蕉不愁雨，
阳光普照碧叶舒。

世间炎凉寻常事，
天地广阔美人居。

